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十四

□ 12  
3197  
14



門口 12  
號 3197  
卷 14

左傳輯釋卷十八

日南 安井衡 著

昭和十年一月十五日 購

昭公

安名 裊襄公子 諡法 威儀恭明曰昭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無傳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

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

人于莒

杜招 實陳侯 弟不稱弟者 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 今讀舊書則 楚當先 晉而先書 趙武者 亦取宋盟 貴武之信 故尚之也 衛在陳蔡

三月取郟

杜不稱將帥 將帥師 少書 取言易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杜無傳 三同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

鹵

杜大鹵 大原 晉陽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杜國逆而立

莒展與出奔吳

展與之黨 防之 齊公子鉏帥師 納之 始能入莒 故從諸 侯納之 例書入歸入之說 詳見于隱四年 成十八年

莒展與出奔吳

杜君

賊未會 諸侯 故不稱爵

安釋文 莒展一本作莒展 與阮 元云 公羊穀梁皆無與字

叔弓帥師疆郟田

杜春取 郟今

正其封疆葬邾悼公

杜無傳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杜楚以瘡疾赴故不書

楚公子比出奔晉

杜書名罪之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

杜伍舉

椒舉介副也

將入館

杜就客

安衡素入城而館也蓋

公館在城中故曰入

鄭人惡之

杜懷詐

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

杜舍城外

既聘將以眾逆

杜以兵

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俾聽

命

杜欲於城外除地為彈行昏禮

安衡素去廟為祀去祀為壇去壇為堦昏禮壻受婦於廟

子產不欲圍入城欲除地擬豐氏之廟以令行昏禮故

云請俾聽命也

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貶寡大夫圍謂圍將使

圍布几筵告於

豐氏撫有而室

杜豐氏公孫段

安故曰豐氏公孫段

圍布几筵告於

莊之廟而來

若野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莽也是寡

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

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

杜言不得從卿禮

老

杜蒙欺也若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為欺先君

杜正義不寧寧也言寧有唯是之義

將不得為寡君

恃實其罪

杜備則罪

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

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雍

塞不行是懼

杜言已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距君命雍塞不行所懼唯此

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

其敢愛豐氏之桃

杜桃遠

安陸祭云魏了翁曰桃者取廟外

之兆域為義桃即廟耳非為親

盡也自鄭康成以超訓桃後世皆承其誤襄九年季武子對晉侯云君冠以先君之

桃處之其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僅四世身豈遠祖乎今案康成注祭法謂諸侯無

特遷就之辭耳祭法所言晉張融以為皆衰世制近世儒者蓋多疑之孔於彼疏中

亦引此傳文云散而通論則凡廟曰桃蓋覺鄭說之非也其豐氏無遠祖廟者良是

而云以君賜或得立穆公廟則過矣記曰大夫不得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

禮也衡祭祭法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

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桃有二桃享嘗乃止去桃為壇去壇為堦壇堦有禱焉祭之

無禱乃止去禪曰鬼是遠廟為桃禮有明文不始於康成氏也上文云王立七廟而

下文以五廟二桃當之是廟桃對言則別散言則通又不始於孔氏矣二桃謂文世

室武世室周之王業胎於后稷而成於文武若毀其廟報德酬功之典闕如而自廢周之所以王也故周公制禮始祖廟四親廟之外置文武二廟以報其功德以其百世不毀謂之世室以其世世趨上去又謂之祧其義至當豈衰世之制哉祭法注云諸侯無祧者釋記諸侯五廟言無二祧故五廟也始祖廟亦謂之祧者義與世室同後儒不能通鄭意并駁祭法妄甚要之祧廟散則通杜當言祧廟也而云遠祖廟雖特解祧字未免為微誤焉

垂橐而入註杜無子垂橐示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註杜鄭

尋宋之盟也註杜宋盟在襄二十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

於晉註杜得志謂先歛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

如宋註杜得志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註杜也詐謂

甲况不信之尤者乎註杜尤甚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

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註杜襄二十五年始為政正義殷周雖改正

此春正月故為七年未醫和則云八年衡案古人周年始加一年史記倉公傳曰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是也趙文子襄二十五年七月始為政至此年正月未滿八年者五箇月故云七年醫和之言在七月之後十一月之前是已周八年矣故云八年非以夏正言也

再合諸侯註杜襄二十五年會夷儀

二十六會澶淵三合大夫註杜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服齊狄靈東夏註杜襄

十八年齊侯平秦亂註杜襄二十六年城淳于註杜襄二十九年城杞師徒

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註杜諸諱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

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

曰武受賜矣註杜受午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

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註杜僭不非所

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菘註杜穠菘也

註安正義播種於畝中苗生三葉以上稍壯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註杜言

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註杜詩大雅僭不信賊害人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

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註安衛案難猶患也言不能為人則是患楚令尹圍請用

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

杜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歆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歆血經所以不書盟

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杜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

安正義唯譏執戈不言衣服則君服即二戈是也陸彙云離猶離

叔孫穆子

曰楚公子美矣君哉

杜似美服

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

杜禮國君行

蔡季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杜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

安正義服虔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

君服無所怪也

又相近子家知圍在國之狀故言蒲宮以證二前戈之不足怪焉

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

杜聞諸大夫譏之故

鄭行人揮曰假不反

矣

杜言將遂為君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

杜襄三十年鄭

乎

杜子羽行人揮當壁謂棄疾事在昭十三年言棄疾有當壁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

齊國子曰吾代二子

愍矣

杜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犁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犁亦尋為圍所殺故言可愍

安正義服虔云愍憂也代伯州犁憂公

子圍代子羽憂子皙衡索服說是也言公子圍子皙皆將為患故代州犁子羽憂之非謂子羽亦遇禍害也

成二子樂矣

杜言以憂生事事成而樂

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

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

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而已

杜共承大國命不能知其禍

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

杜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

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

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

也譏其似君反

宋左師簡而禮

杜無所藏否故曰簡

樂王鮒字而敬

謂之美故曰婉

子與子家持之

杜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

安正義不知

評不同伯州犁之飾辭持其兩端無所取與是持之也奕棋謂不能相害為持意亦

同於此也衡索持如持論之持子皮云二執戈者前矣子家云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而論之故云持之

皆保生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

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

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矣註杜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註安衡案禮記緇衣言有物註非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

矣註杜招殺天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註安鄭注云物謂事驗是也季武子

伐莒取郟註杜兵未加莒而郟服註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

退註杜尋再兵註而魯伐莒潰齊盟註杜潰漫註請戮其使註杜時叔孫豹在

樂桓子相趙文子註杜桓子樂王註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

帶焉註杜難指求貨故註弗與梁其蹇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註杜蹇叔

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註杜言不戮其使註是禍之

也何衛之為人而有牆以蔽惡也註杜喻已為國衛註牆之際壞誰之咎也註杜在

牆註杜衛而惡之吾又甚焉註杜罪甚註安衛案言已出會衛社稷猶入家有牆以掩蔽

也然已出會本以衛社稷而以季孫壞吾事顯註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註杜怨

孫之註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註杜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註然

也註然已出會本以衛社稷而以季孫壞吾事顯註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註杜怨

也註然已出會本以衛社稷而以季孫壞吾事顯註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註杜怨

也註然已出會本以衛社稷而以季孫壞吾事顯註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註杜怨

也註然已出會本以衛社稷而以季孫壞吾事顯註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註杜怨

也註然已出會本以衛社稷而以季孫壞吾事顯註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註杜怨

也註然已出會本以衛社稷而以季孫壞吾事顯註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註杜怨

也註然已出會本以衛社稷而以季孫壞吾事顯註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註杜怨

也註然已出會本以衛社稷而以季孫壞吾事顯註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註杜怨

也註然已出會本以衛社稷而以季孫壞吾事顯註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註杜怨

也註然已出會本以衛社稷而以季孫壞吾事顯註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註杜怨

也註然已出會本以衛社稷而以季孫壞吾事顯註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註杜怨

也註然已出會本以衛社稷而以季孫壞吾事顯註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註杜怨

也註然已出會本以衛社稷而以季孫壞吾事顯註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註杜怨

也註然已出會本以衛社稷而以季孫壞吾事顯註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註杜怨

也註然已出會本以衛社稷而以季孫壞吾事顯註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註杜怨

也註然已出會本以衛社稷而以季孫壞吾事顯註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註杜怨

也註然已出會本以衛社稷而以季孫壞吾事顯註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註杜怨

有罪註杜魯不伐

又賞其賢註杜孫叔

諸侯其誰不欣註杜

為望楚而歸之註杜言今衰世疆場無定主

視遠如通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註杜

而樹之官註杜樹立也立官以守國

王伯之

令也註杜言三王五伯有令德時

引其封疆註杜引正也

而樹之官註杜樹立也立官以守國

論疆場之事何遠及貴賤乎劉用熙謂表旗猶表織蓋以別封界者也衡案舉旗以表疆故謂之表旗耳而著之制令註杜為諸侯作制度法令

安註衡案謂置封人而守之

舉之表旗註杜表旗以表貴賤

而樹之官註杜樹立也立官以守國

相不得註杜

有觀扈註杜觀國今頓丘衛縣扈在始平鄠縣

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註杜三苗饕餮

夏

武云竹書紀年外壬元年邠人叛河夏甲三年彭伯克邠五年姚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姚人來賓周有徐奄註杜二國商諸侯

有觀扈註杜觀國今頓丘衛縣扈在始平鄠縣

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註杜三苗饕餮

夏

武云竹書紀年外壬元年邠人叛河夏甲三年彭伯克邠五年姚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姚人來賓周有徐奄註杜二國商諸侯

壹乎註杜疆弱無常故更主盟

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註杜大謂篡弒滅亡之禍

又為用之

漢有覺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註杜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覺過也

昔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註杜

去煩宥善莫不競

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註杜亢

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

之首章註杜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

趙孟賦小宛

之二章註杜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可復還以戒令尹

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註杜問將能成否

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註杜

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疆以克弱而安之疆不義也

不義而疆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安於勝君是疆而不義

不義而疆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不義而疆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不義而疆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彊不義也

註杜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盛彊不義足以滅之

諸侯晉少孺矣

註杜也孺弱也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註杜也滋益也

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

註杜以道不義而克必以為道註杜也

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註杜為十二年楚弑靈王傳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

註杜會鄭鄭伯兼

享之子皮戒趙孟

註杜受所戒禮畢而賦詩

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

註杜告以趙孟

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

註杜夫人趙孟及享具五獻之邊

豆於幕下

註杜朝聘之制犬

趙孟欲一獻

註杜執葉詩義取薄物而以

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

註杜夫人趙孟及享具五獻之邊

曰武請於冢宰矣

註杜冢宰子皮

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

註杜卿會公侯享宴

穆叔賦鵲巢

註杜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

也又賦采芣

註杜亦詩召南義取芣芣薄物可

實非命

註杜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芣芣大國能省愛

子皮賦野有死麇之卒章

註杜野有死麇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也

趙孟賦常棣

註杜陸祭云趙子常曰危以喻楚諸侯惡公子圍故欲

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

註杜三大夫皆兄弟國興起也

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

註杜三大夫皆兄弟國興起也

舉兕爵曰小國

註杜三大夫皆兄弟國興起也

受子皮

註杜三大夫皆兄弟國興起也

之詩

註杜三大夫皆兄弟國興起也

莫如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圖

註杜三大夫皆兄弟國興起也

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

註杜三大夫皆兄弟國興起也

非禮相

註杜三大夫皆兄弟國興起也

加陵

註杜三大夫皆兄弟國興起也



賴子知免於戾矣

杜 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  
註 孟德比以安自知免此罰戮

飲酒樂趙孟出

曰吾不復此矣

杜 不復見

註 安

衡案 趙孟死兆既見於此矣  
故傳載之以為下文之引

天王使劉定

公勞趙孟於穎館於雒汭

杜

王周景王定公劉夏穎水出陽城縣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為汭

註 安

水內曰汭河雒合流之上地在兩水之內故名雒汭

劉子曰美哉禹功

杜 見河雒而思禹功

明德遠矣微

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

杜 弁冕

冠也端委禮衣言今得共服冠冕有國家者皆由禹之力

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

杜 勸趙孟使

篡禹

正義績亦功也重其言耳阮元云北宋刻釋文績作績衡案杜注篡字解

功 傳績字北宋釋文是也孔氏作疏時已謊為績故云績亦功也又案定王

五年河徙故道穀雒聞至此六十年未聞有治之者劉子之言蓋有由而發矣

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

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

杜 言欲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

劉子歸以語王

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

杜 八十曰耄

其趙孟之謂乎為

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

杜 言其自比於賤人而無恤民之心棄

神人矣

杜 民為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

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

杜

言將死不復見明年

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杜

為此冬趙孟卒起本

叔孫歸

杜 歸會

曾天御季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

杜

恨季孫伐莒使已幾被戮

曾天謂曾阜

杜 曾阜叔

曰且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

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

杜 欲受楚戮是忍其外日中不出是不忍其內

阜曰數月於

外

杜 言叔孫勞役在外數月

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

杜 言譬

賈求贏利者不

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

去乎乃出見之

杜 楹柱也以喻魯有

安

衡案楹所謂兩楹乃堂上之大柱在兩階之間與凡柱殊故以喻季孫也

鄭徐吾犯之妹美

不言升而言出則時叔孫在室將出戶至堂故得指楹也

鄭徐吾犯之妹美

杜 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

矣

杜 楚子南穆公孫

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

杜 禽鴈也納

犯懼告子產子

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

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杜布陳贄幣子子南戎服入左

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杜言

夫夫夫婦婦所謂順也安陸祭云女以子南先聘已故言夫也下文夫夫

以夫也為夫婦之夫得女適子南氏之意而未得於辭女適子南氏固以其先聘矣然其所以為辭則悅其有丈夫之氣象也蓋此女極慧欲己不奪志而又恐兩家因此結怨故不直述己志特婉其辭見盛飾者則曰信美矣見左右射超乘而出者則曰夫也若為夫婦之夫左右射超乘而出無所歸宿其謂丈夫審矣夫夫婦婦上皆謂身下皆謂德下夫即夫也之夫有得相之德而可倚仗謂之丈夫子南所為皆可倚仗之事故云夫夫婦之言伏伏事君子也故云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陸誤為父父

子子之例不若杜注速矣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橐甲以見子南安

衡索橐猶衷也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杜

道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

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杜先聘子南直

之杜也杜奸犯杜也杜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

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杜

奸國之紀謂傷人之安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杜也杜兵其從兄不養親也

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免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

放游楚於吳安衡索此獄也曲在子皙然子皙族大勢強子產未能討故不究

之非惡之也孔子以可共權為處變之極致若子產者蓋近之將行子南子產

咨於大叔杜大叔游楚杜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杜也杜

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

叔而蔡蔡叔杜蔡放杜也杜釋文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蔡音同字從殺下米

本體繫字不復可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重為一蔡字重點讀之者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

行之何有於諸游

註杜為二年鄭殺公孫黑傳

衡案子產獨罪游楚本出於權恐大叔或不故咨之耳 秦后

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

註杜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其權寵如兩君

其母曰弗去懼

選註杜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

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

奔晉罪秦伯也

註杜罪失教

衡案寵之者桓公非景公傳載其母言而釋之曰罪秦伯明罪不相容非失教也杜以為鄭莊

於段之類故云失教失之

后子享晉侯

註杜設享禮 造舟于河

孫云造之言曹也相比次之名也故薛綜注東京賦曰造舟以舟相比次為橋也李巡孫炎皆言比舟正釋造字之義冲遠不得其解而轉訓為至爾雅釋文訓造為作

宣十二年公羊傳疏引舊說訓造為詣又轉訓為成皆由不知造為比次之義故望文生訓而卒無一當矣

十里舍車

註杜一舍八乘

自雍及絳

註杜雍絳相去千里

歸取酬幣

註杜備九獻之儀始禮自贖其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

終事八反

註杜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

陸祭云千乘之說先儒嘗辨其妄然傳言十里舍車不云每舍幾乘杜緣八反之語遂為此言以求合千乘之數過矣傳遜云此蓋度其道里以次第舍車各預置酬幣

於車中復計其遠近使之先日續發約享日仍以每享次第而至至衡案十里舍車傳不言幾乘服以為一乘是也八反服以為一車八反杜以為八車一反以成一舍八

乘之說然不得於辭服說亦是但服謂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則失之果如其說一獻間當行二十里孔以追風逐日難之是也今案終事承上句謂終取酬幣之事非謂終享也十里置車言車多終事八反言幣多二句各一事皆述后子豪富之狀

服因上文造舟於河謂自雍至絳一日而達故云車率一日行百六十里杜因司馬侯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之言謂取幣盡用千乘故云八乘車各以次載幣不知享已

已有日故造舟于河以備風波不可渡之虞非為欲一日而達絳也傳載司馬侯問承終事八反服杜皆非

司馬侯問馬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

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註杜言已坐車多故出奔 女叔齊以告公

註杜叔齊司馬侯

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

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註杜問何時當歸 對曰

鍼懼選於寡君是以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

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註杜艾絕 國於天

地有與立焉註杜言欲輔助 安傳遜云省國者其先必有大功德於民故令其子孫享有土地得血食數百年與天地並立未

註安子孫享有土地得血食數百年與天地並立未

註安子孫享有土地得血食數百年與天地並立未

註安子孫享有土地得血食數百年與天地並立未

註安子孫享有土地得血食數百年與天地並立未

註安子孫享有土地得血食數百年與天地並立未

註安子孫享有土地得血食數百年與天地並立未

註安子孫享有土地得血食數百年與天地並立未

易傾也。衡案言天神地祇保祐之與之共立故未遽亡也。

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

註安阮元

云石經作天乎。漢書五行志引作天虐。案錢大昕云與上文亡乎相對謂國既不亡則君當夭折也。衡案后子對云有焉然趙孟之言也。故趙孟又問其幾何言秦伯將幾何年而夭也。正義亦云君或早夭則傳作天甚明若作天字指上文不數世淫弗能斃對曰以下皆不可通錢說是也。

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

註杜贊佐助也

鮮不五稔。趙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

五。趙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

脆弱朝雖康寧或不及夕而死夕雖康寧或不及朝而死誰能待五年之久也。

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配歲而惕曰。

也。案說文心部忒字注云貪也。以心元聲引傳作忒歲而惕日。衡案晉語作澌日。澌即渴字。凡貪人之於物如渴欲飲據說文傳文本亦作忒澌故杜云皆貪也。忒歲澌是日即指上文視陰而言。杜訓貪極是陸祭謂說澌皆偷安之意。其與幾何。註杜言是不知今本為誤。依本訓為說說說歲猶可惕日不可通非也。

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

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

薰隧。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實之者為。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

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晉中

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

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

困諸阨又克。五乘為三伍。自我始乃毀車以

為行。魏舒先自毀其。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

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吳為五陳以相

左傳集解

卷之十八

十一

易傾也。衡案言天神地祇保祐之與之共立故未遽亡也。

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

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

鮮不五稔。趙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

五。趙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

脆弱朝雖康寧或不及夕而死夕雖康寧或不及朝而死誰能待五年之久也。

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配歲而惕曰。

也。案說文心部忒字注云貪也。以心元聲引傳作忒歲而惕日。衡案晉語作澌日。澌即渴字。凡貪人之於物如渴欲飲據說文傳文本亦作忒澌故杜云皆貪也。忒歲澌是日即指上文視陰而言。杜訓貪極是陸祭謂說澌皆偷安之意。其與幾何。註杜言是不知今本為誤。依本訓為說說說歲猶可惕日不可通非也。

離安衡素離麗通前後左右相附麗以齊力又置一陳於前以誘狄也正兩於

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註皆臨時處以誘之

翟人笑之註失其笑其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註杜傳言荀吳莒展與立而

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註杜齊雖納去疾齊人先

疆鄆田因莒亂也註此春取鄆今正其疆界於是莒務婁裔胡及公子滅明

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註三子展與黨大厖常儀靡莒二邑君子曰莒展之不立

棄人也夫註杜奪羣公子秩是棄人人可棄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註杜詩周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

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

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註杜高辛帝嚳居于曠

林不相能也註杜曠林日尋干戈以相征討註杜尋用也后帝不臧註杜

商星註杜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遷實沈于大夏主參註杜大夏今唐

是因以服事夏商註杜唐人若劉累之等累其季世曰唐叔虞註杜唐

謂已余命而子曰虞註杜帝天取唐君之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

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

焉故參為晉星註杜叔虞封唐是為晉侯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

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註杜金天氏帝少暉裔遠也玄

臺駘能業其官註杜纂昧之業宣汾洺註杜宣猶通也洺障大澤註杜障

以處大原註杜大原晉陽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註杜帝顓沈姒蓀黃

左傳卷之八

左傳卷之八

左傳卷之八

左傳卷之八

實守其祀

註杜 四國臺 駘之後

今晉主汾而滅之矣

註杜 滅四國

由是觀之則

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

於是乎祭之

註杜 有水旱之災則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 周禮四曰祭祭為營橫用幣以祈福祥

日月星辰之神

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

註杜 星辰之神 若實沈者

安 正義周禮大祝掌 六祈四曰祭鄭眾

云祭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鄭玄云祭告之以時有災變也祭如日食以朱絲繫社 也玄之此言取公羊為說也然社有形質故可朱絲繫繞日月山川非可繫之物不 得以此解祭也賈逵以為營橫用幣杜依用之日月山川之神 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橫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

若君身則亦出

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

註杜 言實沈臺駘 不為君疾

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

註杜 聽國政

晝以訪問

註杜 問可 夕以

脩令

註杜 念所 施

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

註杜 宣散也

安 正義節即四 時是也陸祭

底以露其體

註杜 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 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

註安 焦循云董子 卿飲酒義秋之為言愁也注云

勿使有所壅閉湫

云宣通也節者為之節適孔疏以為時節非也衡案氣散 則不收非所以安身也宜與壅閉湫底對陸訓通是也

愁讀為擊擊斂也秋之為湫即秋之為擊擊為斂收斂即集聚爾雅擊聚也杜讀湫 為擊故訓為集正義謂以意為訓非也王念孫云露疲也憊也管子五輔篇曰振罷 露資之絕秦策曰諸侯見齊之罷露是露為疲憊之義露羸一聲之轉故廣雅曰疲 羸憊極也故杜云體羸露也正義不曉露字之義乃云肌膚瘦則骸骨露又云羸露 是露骨之名其義與保近保露形也羸露骨也皆 失之衡案二說皆是也露又作路潞皆同音假借

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

今無乃壹之

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

官不及同姓

註杜 內官 嬪御

其生不殖

註杜 殖長也

美先盡矣則相生疾

同姓之相與先美矣 美極則盡盡則生疾 正義禮記大傳云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則周 法始如此耳前代則不然也蓋以前代敬簡未設禁防周 人以真慢瀆故立法以禁之劉炫云違禮而娶則人神不祐故所生不 長也晉文姬出而霸諸侯同姓未必皆不殖此以禮法為言勸勵人耳

君子是

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

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

註杜 辨別也

今君內實有

四姬焉

註杜 同姓姬 二者古人所慎

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

註杜 為治也

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註杜 據異姓去同 姓故言省

註安 顧炎武云省 減也衡案娶

左傳

卷之十八

十一

同姓未必生疾又未必不殖蓋世漸降俗漸薄至紂時淫風大行世有外內亂廢入倫者故周公制禮以防之周禮九伐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法至嚴矣又初不娶同姓之禮以防其微聖人時錯之宜可以窺一斑矣蓋四姬有殊色晉侯寵之生內熱惑盡之疾觀子產美先盡矣之言可見矣子產謂遠其最所寵猶或可及故引禮辨之曰四姬有省猶可其實非謂娶同姓必生疾也杜謂據異姓猶存故謂盡去四姬為省顧謂四姬中減其二三詳子產所言杜注是也

哉朕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杜注送叔向問

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杜注言將敗不久無禮而好陵人怙

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杜注為明年鄭殺公孫黑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

物君子也重賄之杜注安衡索賄贈賄也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

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杜注蠱惑安王念孫云晉侯以近女而

室於義轉迂易林鼎之復云女室作毒為我心疾則漢人所見本已與今同案室當為生字之誤也蓋生誤為至又誤為室是謂近女為句生疾如蠱為句亦文女蠱為韻下文食志祐為韻傳凡言是謂者文多用韻若以近女室為句疾如蠱為句則失其韻矣又案下文曰女不可近乎言近女不言近女室此近女下本無室字之證上文曰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又曰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下又曰淫生六疾又曰今君至於淫以生疾此生疾二字之證又曰淫則生內熱惑盡之疾此生疾如蠱

之證又案晉語亦曰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此最是謂近女生疾如蠱之明證也衡案王說辨矣然詳味傳文此八字一句是謂二字統下六字非韻語也况焦氏既用女室字則漢儒亦以

天命不祐杜注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天所祐安注衡案言良臣又將死此皆晉侯不為天命所祐之所致焉公曰女

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杜注此謂先

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杜注此謂先

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安注傳遜云樂有五聲宮商角徵羽其相生大小之次皆有節焉

及於中五聲固以黃鍾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為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可彈若自五降而後則非復正聲如鄭衛之樂君子弗聽故不容彈周禮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光武使桓譚鼓琴而好其煩聲宋弘所惡者是也衡案宮聲緩大先王之樂以此為貴降謂其聲漸細其節漸急遲速本末以相及

者言樂曲中雖有遲速本末之殊必相及中聲也其聲節雖漸急細猶不失中聲故云中聲以降五降即五節五節以各曲言五降以遞下言五降之後則其節益急其聲益細變為煩手淫聲矣故不容彈也於是有煩手淫聲怡埋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

聽也

杜註五降而不息則雜聲

安註並奏所謂鄭衛之聲

杜註安

物亦如之

杜註言百事皆如

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

杜註煩不

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

杜註樂不可失節

也非以惱心也

杜註為心之節儀

安註使動不過度

天有六氣

杜註節適其身也

杜註謂

陽風雨

降生五味

杜註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

發為五色

杜註皆由陰陽風雨而生

杜註辛

白酸色青鹹色黑苦

徵為五聲

杜註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

淫生

杜註赤聲徵黃聲宮徵驗也

杜註明也

六疾

杜註淫過也滋味聲色所

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

分為四時序

杜註以養人然過則生害

杜註安

為五節

杜註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

過則為蓄陰淫寒疾

杜註成四時得五行之節

杜註寒過則

杜註為冷

陽淫熱疾

杜註熱過則

風淫末疾

杜註末四支也

雨淫腹疾

杜註風為緩急

為洩

晦淫惑疾

杜註晦夜也為宴寢

明淫心疾

杜註過節則心惑亂

杜註多心勞生疾

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亂之疾

杜註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

杜註道常在夜故言晦時

杜註安

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為陽焦循云天元紀大論鬼叟區曰寒暑燥淫風天之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王冰注云

大陽為寒少陽為暑陽明為燥大陰為淫厥陰為風少陰為火皆其在天木初氣也

女謂少陰少陰為君火君火陽物也故女為陽物衛素春陽之氣使人歡欣舒暢女

亦如之又男子觀女慾火熾動此皆女為陽物之證

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安註謂壹四時

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

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

任其大節有蓄禍興而無改焉

杜註以救蓄

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

是以云也

杜註於文

於文皿蟲為蠱

杜註文字也皿器也器

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

杜註巽下艮上蠱巽為

皆同物也

杜註類也

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

杜註歸之

歸之

杜註贈賄之禮

男為山少男說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

衡素子產聘使也已發而贈賄於郊故言重賄之和醫耳無贈賄之禮未發而厚賜之故言厚其禮而歸之言各有當也杜以



為贈賜失之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擊標邦

杜黑肱王子圍之弟子也

犂縣屬南陽郡縣屬襄城縣今河南陽翟縣三邑本鄭地

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

杜

謂將弑君

而先除二子也

杜

二子謂黑肱伯州犂

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

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

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

杜

縊絞也孫卿曰以冠縶絞之長

言十一月

安

衡案下文有十二月又有甲辰朔己酉在甲辰前五十六日十一月月誤也

當作日誤據正義所載劉炫之言劉所見本既誤作月

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

杜

皆郊教子右尹子干出奔晉

杜子干主

官廐子干出奔鄭

杜

因築城而去

殺大宰伯州犂于郊葬王子于郊

謂之郊教

杜

郊教楚子

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

杜

問赴者對曰寡大

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杜

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嗣不以篡弑赴諸侯

子干奔莒從車

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

杜

食祿同

皆百人之餼

杜

百人一卒也其祿足百人

安

正義謂與之田取稅以共食足為百人餼也衡案謂之餼則必是康俸下文言底祿者祿可以包俸也孔云與之田非也

趙文子曰秦

公子富

杜

謂秦鐵富強秩祿不宜與子干同

叔向曰底祿以德

杜

底致也德鈞以年

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疆禦已甚

詩曰不侮鰥寡不畏疆禦

杜

詩大雅侮陵也

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

齒

杜

以年齒為高下而坐

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

杜

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

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事有優劣唯主人命所處謙辭

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

杜

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

臣為主子干後來奔以為羈旅之客

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

杜

忌敬也欲謙以自別

楚靈王即

位遠罷為令尹遠啓疆為大宰

杜

靈王公子圍也即位易名熊虔

鄭游吉如楚葬

郊教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

杜

行器會備

楚王汰侈而自

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杜

為四年會

傳十二月晉既烝

杜

烝冬祭也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

杜

孟子餘趙衰趙武之

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會祭之甲辰朔祭于溫杜趙氏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祭趙

前傳言十一月安正義劉焯以為晉祭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二月之前文繫十二月

二月月誤註者欲見祭後即行先公後私十二月之文為下甲辰起本舉月遙屬

下明晉祭猶在朔前十二月非誤也惠棟云史記趙世家云趙夙生共孟孟生

襄世本云公明生共孟及夙夙生共孟及夙夙生共孟及夙夙生共孟及夙夙生共孟

子餘謂共孟及夙夙生共孟及夙夙生共孟及夙夙生共孟及夙夙生共孟及夙夙生共孟

孟往南陽故十二月下載晉既祭以下三句而趙孟不得已用甲辰朔之意自見矣

或據上十二月之文以甲辰為閏月朔今案上文有六月丁巳在甲辰前四十七

日以甲辰為閏月朔據以上推丁巳為七月十日六月不得有丁巳且閏者歲之餘

也亦不可以舉正祀可謂妄矣趙氏稱孟者數人蓋其號也子餘是趙衰之字傳不應

並舉號字衰亦未嘗稱孟故惠分孟與子餘為兩人會令也合祭孟與子餘故曰會

惠說是也庚戌卒杜十二月七日終劉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杜弔趙

趙氏辭之而還傳言大夫疆諸侯畏而弔之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杜叔弓叔

大夫公孫黑杜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註不討遂以為卿故書之冬公如晉至河乃復杜弔少

晉人辭之故還季孫宿如晉杜致祿服也公實以安衡案春秋之例未有還然後

衰卑所關以其還在冬書冬往何以為信史杜為此說者以傳書公如晉在冬十月

上耳此亦不善讀傳之過也傳書冬十月於陳無字歸上者公如晉經既言冬不言

可知矣陳無字見執在四月及少姜卒叔向乃敢諫之而其歸在公如晉之後故移

冬十月於陳無字歸之上以見晉侯之惑且為明年四月齊請繼室張本詳考傳上

下文明若觀火豈以公實以秋行書之冬十月上哉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杜公即位故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

盡在魯矣杜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安正義易繫辭云

其中又云易者象也是故謂之易象孔子述卦下總辭謂之為象述及下別辭謂之

為象以其無所分別故別立二名以辨之其實卦下之語亦是象物為辭故二者俱

云周公之德者易象諸國同在其春秋獨遵周公典法韓子美周禮在魯故先云周

公之德沈彤云易謂周易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明魯有周易也象謂六官

所布於邦國者若治象教象類蓋布治布教則必并其象而布之桓僖廟災命藏象

載皆左氏之文也然則古言魯春秋者皆謂今傳文蓋魯史舊文本出於周公之法左氏因而脩之加以其所聞見以解聖經其法則依然魯史之舊故其所載多先王之典禮法言他國之史不能然故宣子美之耳如春秋乃撥亂反正之法詩不亡孔子未必作之非周公之法本然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武王誅紂未幾而崩禮樂制度皆成於周公見其禮而知其德故先言知周公之德周之所以以王在務本周公制作皆推而本之故次云周之所以以王也據傳文是韓宣子始見易象與春秋矣上疏云此二書晉國亦應有韓子舊應經見不知古所以為教詩書禮樂其餘典籍非史與博物君子未必見之也况竹簡浩大寫字又艱書亦不易得故古之君子熟於經而勉於行所見雖少所得反多後世易簡以紙人易挾持遂謂古人亦務博覽疎矣

**所以王也**

註 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

**公享之季武子**

**賦繇之卒章**

註 繇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繇

註 安 釋文四臣大

**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

註 彌縫猶補合也

**武子賦節之卒**

註 安 陸祭

**章**

註 節詩小雅卒章取武子之國宜相親

**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

註 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

**譽之**

註 譽其好也 正義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為諸

子何以輒對故杜以為譽其美好也惠棟云譽今孟子作豫趙岐章句曰豫亦游也春秋傳曰季氏有嘉樹宣子豫焉周易序卦曰豫必有隨鄭康成注引孟子吾君不豫以為證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虔互引為證衡案譽豫通故服虔互引但宴雖主歡自有常禮庭有嘉樹輒降堂游其下恐春秋之時無禮未至此服訓游蓋以下文遂賦甘棠耳然既已譽之雖不憇其下亦可以比甘棠矣杜注是也

**角弓**

註 封厚也 衡案封

**遂賦甘棠**

註 甘棠詩召南召伯息於甘棠之

**幣**

註 杜為平公 見子雅子雅召子旗

**使見宣子宣子曰**

註 杜子旗子 雅之子

**非保家之主也不臣**

註 杜志氣

**見子尾子尾見彊**

註 杜彊子尾 之子

**謂之如子旗**

註 杜亦不

**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

註 杜為十年齊欒施

**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

註 杜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

**宣子賦木瓜**

註 杜言宣子有武公之德

左傳卷之八

卷之八

十七

註杜木瓜亦衛風義取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

註杜須韓起之子逆少姜

齊陳無

字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

註杜欲使齊以適夫

謂陳無字非卿

註杜為立別號所以寵異之

為之請曰送從逆班

註杜班列

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註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字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

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讖

註安衡案諸侯親迎而姊妹則

之雖嫁天子君不親送之是送者之班常早於逆者禮也今齊使送者從逆者之班無他畏大國也猶可止之辭若不止於此猶有所改易使上卿送之失禮已甚亂所以作故齊

不取也

叔子聘于晉報宣子也

註杜此春韓宣子來聘

實至近郊君使卿勞之

辭曰寡君使子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

註杜聘

執事救邑弘矣

註杜徹達

敢辱郊使請辭

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合使成臣之祿也

註杜言為幸大矣

註杜得通君命則於已為

敢辱大館

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

註杜敢不

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

註杜宗猶

辭不忘國忠信也

國後已卑讓也

註杜始稱救邑之弘先國也

註杜謂稱

德夫子近德矣

註杜次稱臣之祿後已也

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

位

註杜游氏大叔之族黑為游

傷疾作而不果

大夫欲殺之

註杜駟氏黑

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

註杜安

註杜衡案兩下相殺則罪有所公而威

使吏數之

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

註杜務共大國之命

爾有亂心

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

註杜謂後大史

有死罪三

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

註杜謂後大史

有死罪三

徐吾犯之妹

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

有死罪三

左傳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十九

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杜印子哲之子子產曰印也若才君

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

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杜衢道也加木焉杜書其罪於木以加尸

上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杜

晉侯溺於所幸為少姜行夫人之服杜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故諸侯不取以私煩諸侯故止之杜致少姜之襚服公以末秋行

始冬還還乃書之故經在冬杜叔向言陳無字於晉侯曰彼何罪

則不共杜逆卑於送是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杜頗不

安陸祭云傳文云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當讀至使字句絕蓋曰齊國則

不共矣而執其使則晉君之刑已頗言罪不在使人也杜誤斷其句衡案以已

通已甚也平公庸主故層層開喻杜不喻其意既以杜且少姜有辭杜謂請無

上不共為齊國遂以此不共為晉國耳陸說得之杜冬十月陳無字歸杜晉侯赦之

遂謂魯侯以杜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杜弔少姜杜襄二十五年盟重丘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杜夏叔弓如滕五

月葬滕成公杜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杜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

雩冬大雨雹杜無傳杜北燕伯款出奔齊杜不書大夫逐之而言杜安

衡案春秋未脩書曰某某出其君春秋既脩未有書大夫逐其君者蓋謂以臣逐君

其不可為訓甚於以臣召君故改以自奔為文例以魯君以自孫為文其意甚明傳

云罪之者諸侯不生名今經名北燕伯明罪之也然則經書殺其君何也曰逐猶可

掩也殺不可得而掩故直書以正其罪亦所以為訓也然君無道亦書其名以罪之

言為君者不當如此反以證此杜傳所云罪之者謂書名可知矣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

日將得已乎杜言不杜安杜衡案將杜昔文襄之霸也杜晉文公杜其務

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杜

左傳專事

卷之八

明王之制歲聘問朝在十三年今簡之

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

註杜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三十

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

註杜

朝聘以昭禮

無加命矣

註杜

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

守適

註杜

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然則

註安

衡案不敢擇位承上

寵之喪晉不復擇弔葬者之位使其禮數同於守適夫

唯懼獲矣豈敢憚煩

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

註杜

繼室復

註安

阮元云石經宋本淳熙本姜作

云晉侯寵異少姜謂之少齊大夫從而尊稱曰少齊耳何得以為誤哉少齊一本作

少姜故傳本有異今定為齊字按陳說是也衡案少姜姓字相配婦人之正稱

晉侯寵異之去姓而加國名蓋亦房中戲謔之言非尊稱也然子大叔方言其有寵

舍正稱而舉綽號亦其所也當以作齊為正又案聘禮卿館於大夫據下文張趯葬

除先人之弊廬之言此時子大叔館於張

趯氏故趯得見子大叔而與之深語也

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

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

火中寒暑乃

退

註杜

心以季夏昏中而暑

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

乎

復言將不能

復煩諸侯

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

乎

註杜

譏其無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

註杜

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

同盟之禮故傳發之

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

難是以不獲

不腆先君之適

以備內

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

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大公丁公

及遺姑姊妹

鎮撫其社稷則

猶有先君之適

及遺姑姊妹

若而人

生亦在其中矣而如也言若

如人者猶言若是如是人耳

註杜

遺餘

人則先君

與之福也

註安

正義服虔云焜明也耀照也言

備妃嬪之列照明己之意望也

註杜

微要也二公齊

衡案謂我

姪者我謂之姑遺姑姊妹謂先君之

安

其齒與己為姊為妹者先君之女以適總之妾媵所

註安

正義姑姊妹亦

衡案謂我

姪者我謂之姑遺姑姊妹謂先君之

安

其齒與己為姊為妹者先君之女以適總之妾媵所

註安

正義姑姊妹亦

衡案謂我

姪者我謂之姑遺姑姊妹謂先君之

安

其齒與己為姊為妹者先君之女以適總之妾媵所

註安

正義姑姊妹亦

左傳傳解

卷之十一

十一

嬪嬙寡人之望也

註杜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

註安陸祭云董督也振猶舉也王引之云擇女為昏無所用其糾正亦無所用

其整理杜注非也今案董當讀為動振之言振動也周語曰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以擇書亦或為董後鄭曰振動戰慄變動之拜是董與動通董振擇之者震動恪恭以擇之言敬之至也衡案董陸訓督是也振擇連讀振收也中庸曰振河海而不洩上文先君之適以下備告齊國所有之女此欲使晉擇之故曰君若使入督察而收韓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所望也先儒董振連讀釋為齊自擇之所以費解也

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

有仇儻在練經之中是以未敢請

註杜制夫人之服則葵

註安衡案為妻齊衰杖期

貴賤同之杜云葵說乃釋服乃其所制短喪之說耳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

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

嘉之

註杜唐叔晉

註安正義舉亦皆之義言舉朝郡臣也王念孫云舉當讀為與言不唯寡君與群臣受賜而已先君之靈亦寵嘉之魯語

曰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是也正義失之衡案舉字頗難讀而杜不注其所據本作與王說是也寵光耀也言自以為有光耀而嘉尚之既成昏晏子受禮註杜受賓享叔向從之宴相與

語

註安衡案古者於旅也語

叔向曰齊其何如

註杜問與衰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

弗知齊其為陳氏矣

註杜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氏

註安衡案晏子以今料後知齊終將為陳氏然事非目擊不敢實言

之故云吾弗知耳

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

註杜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

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

註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

註安衡案自用也登上也

矣

註杜登加也如一謂加舊量之一也

釜十則鍾

註杜六斛四斗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

豆區各用其四以上於釜下文登一同

註安釋文舊本以五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直

加豆為五升而釜區自大故杜云區二斗釜八斗是也本或作五豆為區五區為釜者為加舊豆區為五亦與杜注相會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也

區之五皆當作四其作五豆五區者無以五升為豆一句故陸云亦與杜注相會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也

一斛二斗五升與杜注不合故知其誤也今詳考傳文云陳氏三量皆登一焉若五豆為區而區二斗則豆無所登傳何以言皆登一焉知五升為豆是也四豆為區四

區為釜於舊量僅增五分之一今傳不言五分則區釜登一之義亦沒而不見竊謂齊舊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陳氏增之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故云

皆登一焉加此則區二斗五升釜一斛二斗五升鍾十二斛五斗故又云鍾乃大矣杜仍自其四以登於釜者嫌其大多耳然今人而解古書當據文以求意不宣文外

生理且陳氏欲收民心以代齊必不厭費出之多何怪其大多哉

以家量貨而以公量收之杜收貨厚而收薄

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杜賈如在山海不加貴

民衆其

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杜言公重賦斂

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杜賈言則足者

民人痛疾

而或煨燂之杜煨燂痛念之

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杜踊則足者

民人痛疾

以溫之也謂振恤民窮

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

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杜四人皆舜後

其相胡公大姬已

在齊矣杜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

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御無軍行杜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

公乘無人卒列無長杜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

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御無軍行杜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

案相助也胡公大姬陳侯之祖故云四公相之在

齊若作祖字義不可通沈彤反以定本為是失之

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

可駕耳

非其人

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杜滋益

道殣相望杜餓死

而女

富溢尤杜女嬖寵之家

民間公命如逃寇讐樂郤胥原狐續慶伯降

在阜隸杜八姓晉舊臣之族也阜隸賤官

政在家門杜大夫專政

以樂惱憂杜惱藏也

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杜言今

讒鼎之銘杜讒鼎名也

慢易憂

禍也

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杜言今

讒鼎之銘杜讒鼎名也

慢易憂

服虔云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惠棟云韓非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讒鼎魯

以其厲往齊人曰厲也魯人曰真也是古鼎之名蓋當時鼎已在齊故晏子述之馬

宗璉云說林又曰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樂正子春戰國時人是晏子在晉時

齊尚無索鼎之事安得云鼎已在齊惠說誤矣衡案崇鼎文王伐崇所獲崇侯虎讒

文王故服以讒鼎為崇鼎疑非有確據也此叙

向述之惠云晏子述之何其疎也厲古厲字

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杜

昧且不顯後世猶怠杜

問何以安

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杜

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杜

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杜

免此難安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盱聞之公室將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盱聞之公室將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盱聞之公室將

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盱之宗十一族杜同祖

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盱之宗十一族杜同祖

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盱之宗十一族杜同祖

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盱之宗十一族杜同祖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為宗唯羊舌



氏在而已盼又無子

註杜無賢子

公室無度

註杜無法度

幸而得死

註杜言得

以壽終為幸

豈其獲祀

註杜言必不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

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

註杜湫下隘小囂聲塵土

請更諸爽塏者

註杜爽明燥

辭曰君之先臣容焉

註杜先臣晏子

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

註杜侈奢

且少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

註杜旅眾也

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

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

註杜繫多

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

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

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

註杜傳護晏子令不與張趯同譏

景公為是省於

子如社亂庶幾已

註杜詩小雅如行也社福也

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疾止也

註安陸祭云如若也社

宣十八年范武子引此詩亦云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非訓社為喜也詩

每以互文見義不獨此篇陸不通此義以訓喜為是謬矣其訓如為若則得之

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及則成矣既拜乃毀

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

註杜本壞里室以大晏

註安衡案景公嫌晏子之宅

者今為更之必擇爽塏之地而為之非附益其故宅而大之也既新為之則其所壞

里室必多故晏子毀新宅改為里室反之本主其故宅則依然如舊故下文曰卒復

其舊宅

復交也

則使宅人反之

註杜還其故室

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註杜衡案謂里室相鄰者耳

君子不犯非禮

註杜去儉即奢

小人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

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註杜傳言齊晉之

且言陳

氏之興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

左傳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廿四

廿四

嘉焉授之以策

杜策賜命之書

曰子豐有勞於晉國

杜子豐段之父

安正義

服虔云鄭僖公之為天子子豐與之俱適晉計從天子一朝於晉不足以為勞也或當別有功勞事無所見故杜不解之衡案平公庸君嘉伯石有禮欲賞之而惡無名故舉其父微勞以為辭耳故君子亦專稱伯石得禮未嘗一言及其父可見非子豐別有功勞也服說未可遽非焉余聞而弗忘賜女

州田

杜州縣今屬河內郡

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

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

杜汰驕也

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

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

藥豹之邑也

杜豹藥盈族

及藥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

文子曰温吾縣也

杜州本屬温温趙氏邑

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

杜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温別至今傳三家

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

杜言縣邑既別甚多無

有得追而治取之

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

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

杜獲趙文子之子

文子曰退

使獲退也

二子之言義也

杜二子二宣子也

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

用州其以微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

杜患不知禍所起

知而弗從禍莫

大焉有言州必死

安衡案此趙文子引古人之言以申戒趙獲也凡引古人之言稱名字其常也或言志曰或言古人有言自左氏

載時人評厲之外未有稱君子曰者君子字疑有誤矣弗知實難者言不知其為不義實難改悔也弗從本或作復從非也

豐氏故主韓氏

杜故猶舊也豐氏至晉舊以韓氏為主人

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

取之之故

杜後若還晉因自欲取之為七年豐氏歸州張本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

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

杜忌怨也懿伯叔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為之辟仇

安正義禮弓下云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敬叔即此敬子也懿伯是惠伯之叔父為人所殺及滕郊遇懿伯之忌逢其讎也敬叔不入以禮惠伯欲使惠伯報叔父之讐殺彼人也鄭玄彼注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故不入又云

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其言差錯不可顯解是鄭之謬也陸彛云忌謂忌日耳此解及檀弓注疏所云皆警說也衡案鄭說是也敬子舊有怨於懿伯懿伯時在滕

敬子及郊聞其將報怨恐禍及惠伯故不入也鄭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者言懿伯非敬叔親叔以昭穆推之當敬叔叔父行其屬既疏故有相怨之事也陸以

忌為忌日從陳澹記注結蓋本於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然戴記所言謂父  
母之忌日耳叔父之喪齊衰期不杖豈有終身辟其忌日之理哉此自陳澹馨說而  
陸襲之亦未免為警矣下文又云公事有公利無私忌忌與利對其為怨審矣若為忌日殊無意趣

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杜言伯子服椒也傳 晉韓起

如齊逆女杜為平公逆 公孫薑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

嫁公子杜更嫁公女 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

齊而速其寵寵將來乎杜寵謂子尾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

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杜楚靈王新立 敝邑之往則

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杜云交相見 進

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杜布陳也 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

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

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杜猜疑也 君實有心何辱

命焉杜言若有事晉必至楚可不須告 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杜安衛

親也杜有猶也 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杜歸在此 小人糞除先人

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

來杜賤非上卿 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杜孟

如趯言杜趨也庶幾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早之杜不欲以諸侯禮待之 穆叔曰不

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早一睦焉杜睦謂

睦謂小邾

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莒杜莒齊

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杜敬慶封之黨襄

於竟種種短也自言杜安釋文種本亦作 公曰諾吾告二子杜二子子 歸

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

處我矣

杜言不信

安

陸祭云襄二十八年慶封聞子雅子尾怒告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故子雅云爾以復往言謂彼雖

杜恐其復

燕簡公

衰老而故智尚存或能寢處我矣

九月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

杜恐其復

燕簡公

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

杜比相

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杜款罪輕於衛

故舉中

安衡案罪之也者謂書名說詳於經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

日

杜吉日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

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

之夢

杜楚之雲夢

齊公孫竈卒

杜竈子

司馬竈見晏子

杜司馬竈齊

大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

杜以其不臣 姜族弱

矣而嬖將始昌

杜嬖陳氏

二惠競爽猶可

杜孫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

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杜當雪而雹故以

安

衡案雹之大者折樹破瓦不唯失時氣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

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杜楚靈王始

楚人執徐子

杜稱人以執以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代吳

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胡國汝陰縣西北胡城

有字今從史

執齊慶封殺之

杜楚子欲行霸為齊

安

衡案慶封非卿經不

卿時之罪以誅之故稱齊以書

遂滅賴九月取郟

杜郟晉邑

傳例曰克

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

杜欲與

遂止鄭伯復田

江南許男與焉

杜前年楚子已與鄭

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

之

杜二君

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

在襄二

十七年

日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

杜不易言

寡人願

結驩於二三君

杜謀得諸侯

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

杜

虞度

安王念孫云虞憂也范望注大玄元瑩曰虞憂也繫辭傳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襄三十年傳曰以晉國之多虞哀五年傳曰二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晉語曰衛文公有邢狄之虞吳語曰越會足以為大虞乎又曰今伯父有荆蠻之虞皆其證也衛索虞訓度本義也度敵為禍難心為之憂故引伸訓憂王所引是也度敵有禍難及約鄰國救危度其將至心必望之故又引伸訓望下文虞敵國之難及六年傳始吾有虞於子之屬是也是二者度之一訓可以兼之然二義正相反而不同訓度味者或不能曉故范望訓

憂方言廣雅訓望皆引伸之義也

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

杜欲借君之威寵以致

諸侯

安衡索寵光耀也故杜加威字以解之是也

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

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

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

杜相助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

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

之

杜棄不以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

杜危殆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

杜多寡我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

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

安衡案虞四嶽

杜東嶽

嶽華南嶽

三塗

杜在河南陸

陽城

杜在陽城

大室

杜在河南陽

荆

嶽北嶽恒

中南

杜在始平武

大室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始平武

中南

杜在始平武

大室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始平武

中南

杜在始平武

大室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始平武

中南

杜在始平武

大室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始平武

中南

杜在始平武

大室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始平武

中南

杜在始平武

大室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始平武

中南

杜在始平武

大室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始平武

中南

杜在始平武

大室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始平武

中南

杜在始平武

大室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始平武

中南

杜在始平武

大室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始平武

中南

杜在始平武

大室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始平武

中南

杜在始平武

大室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始平武

中南

杜在始平武

大室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始平武

中南

杜在始平武

大室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始平武

中南

杜在始平武

大室

杜在河南陽

荆

杜在河南陽

荆

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

杜於國則四

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

杜仲孫公孫無知事在

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

杜里克平鄭事在僖九年

衛邢

無難，敵亦喪之。

杜閔二年秋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

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

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

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杜言不得自往謙辭諸侯君實

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杜蓋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

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

杜安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

杜安其大夫多求，杜貪莫匡其君。

杜安其大夫多求，杜貪莫匡其君。

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杜晉楚同也正義釋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

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

國。杜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

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

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

與人同欲，盡濟。杜爲下會大雨電，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電

可禦乎？杜禦止也，申豐魯大夫對曰：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爲災。古者日

在北陸，而藏冰。杜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覲，而出之。

杜謂夏三月日在昂畢，蟄蟲出，而用冰。春

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正義服虔以爲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朝見

鄭玄答其弟子孫皓問云：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劉炫云：春

分奎星已見，杜以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也。杜鄭及服三說，鄭爲近之。衡案

西陸朝覲，謂西方七宿朝見於東方，出之，謂出而用之，故下文云：其出之也。朝之祿

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服杜誤以出之爲啓冰，故以西陸朝覲爲春分之中，奎星

在傳得釋

卷之十八

朝見東方夫日在北陸謂十二月日纏虛危虛危在北方七宿之中則西陸朝覲亦指白虎全宿而言不僮指其一宿也二月獻羔啓冰室而已未即用之不應言出之鄭說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杜注積陰也必取是也

以道達其氣安注正義周禮鬻人掌五物鄭司農云五物謂龜鼈有甲滿胡阮元云使不為災釋文互作五按說文無沍字古祇作五衡案正義引周禮鬻人解馭則沍舊本作互矣互寒謂冰堅如龜鼈之甲包裹其肉杜訓閑非也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奠祭於是乎用之杜注言不獨共公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杜注黑牡黑牲也秬黍也

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杜注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杜注食肉之祿謂在朝者大夫命婦喪浴用冰杜注命婦大夫

祭寒而藏之杜注享司獻羔而啓之杜注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非始開冰公始用之杜注公先用火出而畢賦杜注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夫

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杜注老致仕在家者安注衡案曰自曰至上及下

子曰七十非肉不飽疾亦有當以肉養者凡肉遭暑易腐爛故賜冰使民養老疾遂屬輿人納之隸人藏之杜注與隸皆賤官夫冰以風壯而

以風出杜注順春風而散用安注衡案待有風而出其藏之也周杜注周密其用之也徧杜注疾及老則冬無愆陽杜注愆過也安注衡案積陰之地堅冰堆下化為水而其上未釋在風卷之摩盪為雹雹必挾風雷以此也周正月今之十一月而新冰未結舊冰為風卷去而為雹乃愆陽所致申豐論雹理精微入神矣

夏無伏陰杜注伏陰謂夏寒春無淒風杜注淒寒秋無苦雨杜注霖雨為人雷出不震杜注震霆無雷霜

電厲疾不降杜注厲惡民不夭札杜注短折為夭安注釋文札側八反一

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杜注既不藏深山窮谷之冰又風不越而殺

雷不發而震杜注越散也言陰陽失序雷風為害電之為雷誰能禦之七月之卒

左傳卷之十一

章藏冰之道也

杜七月詩颶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冲冲謂十二月鑿而取冰室以薦宗廟

謂二月春分蚤開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

以時祭衛侯辭以疾

杜如子鄭伯先待于申

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

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

臺之烹

杜啓禹子也河南陽翟縣南有臺

高湯有景亳之命

杜河南鞏縣西南有湯

侯于景亳遂征韋

周武有孟津之誓

杜將伐成有岐陽之蒐

高師取韋遂征顧

成有岐陽之蒐

杜周

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

康有鄆宮之朝

杜鄆在始平鄆縣東有靈

表與鮮牟守

穆有塗山之會

杜周穆王會諸侯於塗

齊桓有召陵之師

杜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

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

杜王曰吾

用齊桓

杜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

大國用之敢不薦聞

杜獻公合諸侯之禮六

也宋魯公

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勇會公之禮六

故獻公禮

君子謂合左師善

守前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

杜規正二

陸祭云謂規正會禮之過耳禮雖向戌公孫僑所獻然非二子身行之也何謂規其過乎

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

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

杜宋大子佐後

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

杜王使往曰屬

有宗祧之事於武城

杜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

註廟田獵

註言為宗

註謝之

註恨



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并書宋太子法知此言在會前  
 牲少牢又有墮祭然則禮神之幣亦曰墮謂祭後乃相見故曰取謝後見如服杜解  
 則與上文宗祧之事不相連屬而文亦不順蓋楚之武城有先君之廟也馬宗璉云  
 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  
 舍輿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楚子此時  
 會畢將以幣玉告諸武城先王之廟而反命矣恨宋太子後至故以墮幣為辭服虔  
 以為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疑非衡案特牲饋食按祭鄭康成據士虞禮古文讀為  
 墮祭云墮祭下祭也下祭取之置下不復舉向口也布亦置之下義與墮同申本申  
 國其地在方城之北武城在南陽宛縣北皆非楚宗邑恐不得有宗祧且祭有墮祭  
 未聞墮幣朝會則有布幣之禮襄二十九年楚人使公親從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  
 祔則布幣也是也故杜據上文田於武城以宗祧之事為為廟祧田以墮幣為因會  
 布幣言今為祭田不得相見後將布幣行會禮因以相見也將字後字相呼應後指  
 會言非謂會外別相見其義精矣惠云與上文不連屬未達此義也馬以墮幣為  
 藏主命遂謂是時會畢顯與經書太子佐相戾其謬尤甚蓋馬見傳載此事於會畢  
 之後忽思藏主命之事不復顧經文以叛此說耳不知傳欲與下執徐子相比以見  
 譏故載之此豈以在會畢之後哉不思甚

**諸申**杜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  
**楚子示諸侯侈**杜自奢  
**椒舉曰夫六王二**  
**公之事**杜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文  
**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

**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杜仍緡皆國名  
 有緡氏述歸遂滅有緡馬宗璉云哀元年傳后緡方娠賈逵注云緡有仍之姓是有  
 緡即有仍也服虔杜預皆以仍緡為二國疑非衡案婦人未有以國氏者據后緡方  
 娠之文緡為有仍之姓審矣賈說可從

**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杜黎東夷國名  
 帝辛四年大蒐于黎韓非子曰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服虔曰黎子姓馬宗璉  
 云尚書西伯戡黎鄭注戡黎入紂圻內郡國志上黨壺關有黎亭故黎國衡案毛詩  
 蒐丘序云蒐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  
 之臣子以責於衛也時衛都邺在朝歌之東北狄既迫逐黎侯次及衛國則黎又在  
 衛之東北郡國志以上黨壺關當之是也故紂為黎之蒐而東夷叛之

**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杜大室  
 中安惠棟云汲郡古文曰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大室明年申人緡人及犬  
 嶽安我入宗周弑王衡案竹書紀年不可盡信然古籍散亡三代逸事他無所徵  
 姑舉惠所引以備參考云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  
**乃不濟子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杜復  
**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杜惡  
**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杜為十三年楚弑其君傳  
**秋七月楚子以**

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

杜經所以更敘諸侯也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二國者鄭伯久於楚宋太子不得

時見故慰遣之 衡案二國大於滕小邾故舉大以包小耳

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杜從伐吳以答見慰

衡案滕小邾大夫不從者以其小而遠楚特許之

使屈申圍朱方

杜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之子

八月甲

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

杜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八月無甲申日誤

將戮慶

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此

杜逆命

謂性不恭順

顧炎武云逆命謂弑君衡案不言殺君而言逆命者椒舉所慮在不

其肯從於戮乎

杜言不肯戮而從戮

封不從戮楚子舊惡必將播於諸侯止言播於諸侯亦避所忌也

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

杜齊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

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

杜齊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

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

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縛衡璧士祖

輿攬從之造於中軍

杜中軍王所將

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

在僖六年

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攬王從之

杜從舉

遷賴於鄢

杜鄢楚邑

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

之而還

杜為許城也韋龜子文之玄孫

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

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

杜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

王心不違民其居乎

杜言將有事不得安也

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杜衡案民去

其鄉戶口日減故其留者不堪命也

九月取鄆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鄆

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杜著丘公去疾也不書奔者潰散而來將帥微也重發

鄭子產作丘賦

杜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

正義服虔以為子產為丘賦者賦此一丘之田使之出一馬三牛復古法耳丘賦之法不行久矣今子產復脩古法民以為貪故諺之惠棟云賦謂兵賦杜謂別賦其田

固非服虔謂復古法與渾罕政不率法之言相背亦非沈彤云既云作則非復古況又國人謗其為蠶尾渾罕譏其作法於貪乎但杜解如魯之田賦則病民已甚子產

安得自謂為善而引禮義不愆之詩蓋其賦視古法稍加以濟國用若魯丘甲之類耳衡案或問子產孔子曰惠人也又曰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及其死為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孟子亦曰惠而不知為政其為聖賢所稱如此即有過舉必不至如杜注所云矣竊謂立如獲於丘民為天子之丘指縣鄙言非四邑為丘之丘也古法軍賦出於三鄉三遂為之副時四方多事子產憫其勞徧賦縣鄙交番徵發之所謂其使之也義故國人謗之而子產以為禮義不愆與國人謗之

**杜**謗毀也 **曰其父死於路** **杜**謂子國為尉氏所殺 **已為蠶尾** **杜**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

**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 **杜**子寬鄭大夫 **子產曰何害苟利**

**社稷死生以之** **杜**以用也 **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

**民不可逞度不可改** **杜**度法也 **安**衡案得其所欲曰逞言民不可使之盡得其所欲焉 **詩曰禮義**

**不愆何恤於人言** **杜**逸詩也子產自以為權制濟國於禮義無愆 **吾未遷矣** **杜**遷移也 **渾罕**

**曰國氏其先亡乎** **杜**渾罕子罕 **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 **杜**涼薄也 **作**

**法於貪敵將若之何** **杜**言久行不可 **姬在列者** **杜**在列也 **安**惠棟云列位也言姬姓之

**君僖十五年傳云入而未定列衡案列行也故訓位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毛傳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惠說得之** **蔡及曹滕其**

**先亡乎偏而無禮** **杜**蔡偏楚曹滕偏宋 **鄭先衛亡偏而無法** **杜**偏晉也 **政**

**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杜**子產權時救急 **冬吳伐**

**楚入棘櫟麻** **杜**棘櫟麻皆楚東鄙邑譙國勳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 **以報朱方之役**

**杜**朱方役在 **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 **杜**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

**其後** **歲尹宜咎城鍾離** **杜**宜咎本陳大夫襄二 **遠啓疆城巢然丹城州**

**來** **杜**然丹鄭穆公孫 **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杜**彭生楚大夫罷鬪韋

**龜城賴**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 **杜**成十六年辟僑如之 **難奔齊庚宗魯地**

**在成十六年之前此及下注襄二年暨牛五六歲皆謬說也詳見於成十六年** **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

**行告之故哭而送之** **杜**婦人聞 **適齊娶於國氏** **杜**國氏齊正卿姜姓 **生**

**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 **杜**穆子 **顧而見人黑而上僂** **杜**上僂

**深目而陂喙** **杜**口象 **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日而皆召其徒**

無之杜徒從

且曰志之杜志識

安衡案告其徒以所夢之象使

及宣杜之識之若見所貨即以告已

伯奔齊饋之杜宣伯餽如穆子之兄成十

伯奔齊饋之杜宣伯餽如穆子之兄成十

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杜

伯奔齊饋之杜宣伯餽如穆子之兄成十

先子宣

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杜言兄始為

伯先人

今日之願

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杜在齊生孟丙仲壬魯召之

蓋念言

魯人召之在成十六年先是既生孟丙仲壬至

襄二年為卿故始見經耳說詳於成十六年

杜獻穆

問其姓杜問有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杜襄

年豎牛

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

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杜豎小臣也傳言

不請援於小兒今豎牛與所夢相應則

其年必亦稍長杜云五六歲又失之

有寵長使為政杜為家公孫明

知叔孫於齊杜公孫明齊大夫子明

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杜國

孟仲

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杜子孟丙田於丘犢杜丘犢遂

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杜欲使從已叔

孫為孟鐘曰爾未際杜際接也孟未與

饗大夫以落之杜以

饗大夫以落之杜以

饗鐘杜饗禮

使豎牛請日杜請日入弗謁杜謁白出命之日杜詐命

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杜北婦人國姜也

怒將往

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杜殺孟

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杜萊書公御士名仲與

公與之環杜環賜玉

使牛入示之杜示叔

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

叔孫見仲而何杜如何

叔孫曰何為杜怪牛

曰不見既自見

矣杜言仲已自

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杜安

疾焉蓋病喪心不能復照牛姦耳

疾焉蓋病喪心不能復照牛姦耳

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

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

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

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

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

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

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

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

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

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

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

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

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

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

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

告之飢渴授之戈

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

對曰求之而至又

何去焉

杜言求食可得無為去豎牛蓋杜洩力不能去設辭以免

陸祭云杜洩憾叔孫之召豎牛以致禍故言女亦自求之而至今又

何用去之哀八年吳伐魯子服何謂孟懿子曰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語意與此相類衡案杜洩始不知豎牛所為以叔孫疾急以為亂命故答以求之而至非忿之乃慰之也觀下文豎牛云云洩蓋為叔孫求食矣觀其與季孫論辨之言洩亦忠臣未必至如陸所言之甚焉且如其說訓求為召然牛自來耳叔孫未嘗召之與事實相反其謬甚於社矣

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介而退

杜實置也介

東西廂

衡案杜洩解介字故云東西廂其實饋自東方進其所置乃東廂也

牛弗進則置虛命徹

杜寫器令空

相之

杜昭子豹之廢子叔孫姑也

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

杜絕糧三日牛立昭子而

遺

杜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家臣

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

杜憎洩不與杜洩將

以路葬且盡卿禮

杜路王所賜叔孫車

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

馬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

杜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左不便

左庚也

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

杜舍置也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

聘於王

杜在襄二十四年夫子謂叔孫

王思舊勲而賜之路

杜感其有禮以復念其先人

命而致之君

杜豹不敢自棄

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

吾子為司徒實書名

杜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

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

謂叔孫也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

正義工正是司馬之屬官也季孟亦有屬官共書其事但季孟身在不假言屬以叔孫已亡取屬官為徵故兼言之衡案

叔孫雖亡季孟猶在不必取屬官為徵而杜洩兼言工正者叔孫不當自書已寵榮故使屬官書之而已監之手

孟孫為司空以書

勲

杜勲功也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

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

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杜誣叔孫以媚季孫

左傳輯釋卷十八終

